



生于七十年代

**For The Love Of  
The Dream**

**不能停止的脚步**

**木瓜呆 著**

**吉林大学出版社**



生于七十年代

# For The Love Of The Dream

## 不能停止的脚步

木瓜呆 著

吉林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不能停止的脚步 / 木瓜呆著. — 长春 : 吉林大学出版社, 2013. 1

(生于七十年代)

ISBN 978-7-5601-9637-4

I. ①不… II. ①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20903 号

书 名：不能停止的脚步

作 者：木瓜呆 著

责任编辑：徐佳 责任校对：刘佳

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 毫米 1/16

印张：22.5 字数：400 千字

ISBN 978-7-5601-9637-4

封面设计：刘瑜

长春市新世纪印业有限公司 印刷

2013 年 01 月 第 1 版

2013 年 01 月 第 1 次印刷

定价：39.8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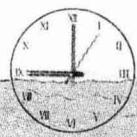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社址：长春市明德路 501 号 邮编：130021

发行部电话：0431-89580026/28/2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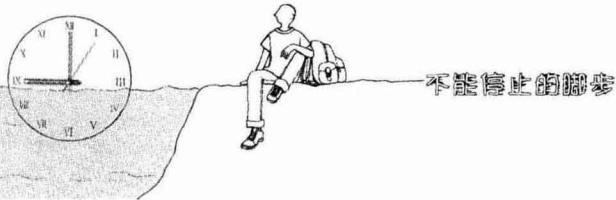
网址：<http://www.jlup.com.cn>

E-mail：[jlup@mail.jlu.edu.cn](mailto:jlup@mail.jlu.edu.cn)



## 目 录

- 1 大学生分来头一年都要下车间实习/1
- 2 怎么真的上了班，就觉得步步难呢/7
- 3 明知前面是深渊却不得不一步步走过去/13
- 4 我分在二班，是车间的红旗班/20
- 5 人这一辈子有几个三四年啊/28
- 6 至少不是一条能通往自己理想的路/36
- 7 才两个月，我觉得像两年那么长/44
- 8 政策是死的，人是活的/63
- 9 这是一辈子的事/71
- 10 在这儿帮忙也是一家人/85
- 11 还是得先立业，后成家/92
- 12 好好干是对的，但分干什么/101
- 13 机会送上门来，你都不理不睬/107
- 14 别人靠不上，就要靠自己/115
- 15 放心吧，咱们分头努力/122
- 16 我的这些认真没有回报/128
- 17 所有的努力都没有结果/136
- 18 我没出息，抓不住机会/142
- 19 没有自己，他的未来可能会更好/146
- 20 顺其自然好了/151
- 21 对这个世界的要求，已经一降再降/156
- 22 那是爱情的遗毒在作怪/161
- 23 为什么一定要跟别人走一样的路呢/169
- 24 长大了才明白/176
- 25 美好的东西一旦破碎，悲剧感会加倍/183
- 26 今年是不是桃花年啊/190



## 不能停止的脚步

- 27 心安理得地离开她/198
- 28 凭什么我就算了？我不服！！/204
- 29 能依靠的人都靠不住了，只能靠她自己了/214
- 30 減半的快乐也是快乐/225
- 31 就算有公道，讨回来有什么用呢/233
- 32 出去就走远点儿/241
- 33 谁真的关心你的糟心事啊/247
- 34 你们车间出事了？/255
- 35 衣不如新，人不如旧/262
- 36 是我不够好/270
- 37 你应该远不止是现在这样子/278
- 38 要想不输，就一步也不能错/285
- 39 合着我今天跟一神经病聊半天/293
- 40 谁都无须改变太多就能与对方和睦相处/300
- 41 死水一潭当然不会失败/307
- 42 日久生出来的情，是爱情吗/316
- 43 我不想他恨我/323
- 44 忙出来的劲儿/330
- 45 值得咱们一直等下去的人/339
- 46 无人送别/348



## 1

## 大学生分来头一年都要下车间实习

“姐！这里这里！”

Z市长途汽车站摩肩接踵的人流中，徐枫好不容易看到了苏岩的身影，一边跳着高喊一边迎着出站的人流往里挤。

苏岩也看到了徐枫，她放下手里的行李，冲徐枫扬着手。

“我等你半天了！你怎么才到？！”徐枫好不容易挤到了苏岩身边，姐妹俩兴奋地互相拍打。

“这车沿路捡客啊！一会儿一停！早知道还不如坐走高速的那个！贵十块钱，省半天时间！”苏岩费力地把双肩背包卸下来，交到徐枫手里，“这是我妈带给你的！背着吧。”

“都什么东西啊？我跟大姨说了，我啥也不要，怎么还让你带？”徐枫说着，把包接过来背好，然后弯腰提起苏岩的一件行李。

“走吧，这么多东西，咱们打个车。”徐枫带着苏岩一边往外走一边说。

“打车多少钱？”

“不打表十块钱。”

“那多贵啊，没有公交车吗？”

“哎呀姐，你真是抠门！咱们这些行李，能挤得上去吗？而且行李还得买一张票！”徐枫教训苏岩。

“你是挣钱了啊，你姐我不是还是贫农吗？！”苏岩辩解。

“我掏钱！我请客！”徐枫拍拍自己的口袋，“我们刚发工资！”

徐枫年初从技校毕业以后，直接分配到了Z市的石油化工企业YZ公司。

YZ公司是国内最早建设的石油化工企业之一，最初以炼油厂、化肥厂、橡胶厂等传统加工为主，后来扩建出新区，上了国内当时最先进的三十万吨级乙烯生产线，继而建起塑料、烯烃、氯碱等以乙烯生产线为核心的几个新化工厂，现在已经是国内知名的大型企业，下属十几个厂，几万名职工，产值和效益惊人，因为是国家直属，与Z市并无直接的管理隶属关系，所以在Z市的郊区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小社会，非但有自己的生活区以及学校、医院、超市等配套设施，甚至还有自己的公交公司、公园和动物园，连经停Z





市的各路直快火车，也在YZ公司的附近特设了一站。

而且，YZ公司的人均收入比Z市高了明显的一截，生活相对优越，进YZ公司当正式工是Z市居民梦寐以求的工作去向。

徐枫的父母原本都在YZ公司工作，前几年YZ公司选派职工去山东沿海地区援建新的化工企业，徐爸爸听说如果全家直接迁过去就有落户、分房、涨工资等若干优惠，一咬牙一跺脚就带着全家迁了过去。

过去不久就后悔了，房子是大了，工资也涨了，但房子暖气不足，超市、商店没有，涨了工资也没处花，每次购物还要过海进城里去，两口子就想迁回YZ公司去，但上下活动了半天也没什么进展，才知道迁出YZ根本就是一条不归路。

好在徐枫初中毕业后，仍然能享受YZ公司子女的优惠政策得以考入YZ公司的技校，两口子就嘱咐徐枫，毕业后一定要在YZ公司工作，站住脚，等他们退休了再回YZ去投奔徐枫。

徐枫觉得父母有点儿想不开，YZ有什么好？自己在YZ长大，除了空气越来越脏、刺鼻的气味越来越多，真没觉得有什么可留恋的？不过父母每次总以“你小孩子家懂什么！”来否定自己的意见。

徐枫接受父母的安排回YZ上技校，更多因为终于可以离开父母的监视，自由自在地按自己的想法生活。三年技校终于毕业，徐爸爸已经找了旧日的同事，安排徐枫分配去了自己早先工作的化肥厂。

徐枫本想去新区工作的，据说那边奖金更高，但徐爸爸又以“你小孩子家懂什么”开头把徐枫的抗议驳回，因为在化肥厂熟人多，可以对徐枫多些照应。

徐枫就只好从宿舍搬回到自己的旧家。父母迁走前作出的一个重大决定是，把YZ的房子交了钱买了下来，当时的的想法是听说以后YZ的房子会涨钱，就把手里攒了几年的老本儿拿出来做个投资，事后证明这房成了父母在YZ的根儿。

“你先住着，等你成了家，我们退回去就住那老房子。”徐枫的父母如是说。

老房子是个两居室，不过家当大部分都搬去翻新了，留下的都是太沉或太旧的家具，徐枫的分配去向定了以后，父母就陆续汇过钱来，又让徐枫添置了一些必须的家当。

苏岩的母亲是徐妈妈的亲姐姐，早年间读书从乡下考出来的，谁知徐枫



的母亲嫁进 YZ 公司，没什么文凭反而比苏岩的母亲挣得还多些，老姐俩儿见了面，徐妈妈就常常说苏妈妈的大学文凭中看不值钱，更让苏妈妈心里不平。

徐枫大概是受母亲文凭不值钱的意识影响，打小学习就没什么亮点，初中毕业就在父母的支持下毫不犹豫地考了技校，“早点儿挣钱是正途！”，徐妈妈教育徐枫，“你姐念那个大学，我看也是浪费时间！”

徐枫的母亲说的这个“你姐”，就是苏岩。

苏岩本科学的是计算机，是热门的专业，毕业那年不知有多少大城市的单位和公司来系里要人，苏妈妈受徐妈妈的影响，一直觉得 YZ 公司是难得的铁饭碗，一早就建议苏岩毕业就争取分去 YZ。苏岩起初还有点儿不甘心，毕业那年跟着同学去了几场校内的招聘会，梦寐以求的那些大公司的要求实在又高又多，苏岩的成绩中游，投进去的简历不出所料地石沉大海，后来降低要求，倒也收到了几家公司的面试通知，但职位和薪水却实在让人提不起兴趣来，三拖两拖眼看要毕业了，苏岩就有点儿慌。

恰在这时，YZ 的招聘海报进了校园。苏岩前脚去递了简历，后脚男朋友邓如鹏就找了来，听说苏岩已经有所行动，才松了口气说，“就是嘛，折腾什么啊？你现在看到了吧，我们 YZ 很抢手的。”

邓如鹏是 YZ 人，又是家里的独子，毕业后必定回 YZ 无疑。因此，校园里毕业季的找工作热潮，他一概不为所动，而且对于苏岩的积极投入，他也小有微词，只是碍于他父母对苏岩的身份尚未正式认同，才没敢擅作主张要求苏岩一起去 YZ。

YZ 的面试倒是很顺利，苏妈妈全程大力支持，表妹徐枫和邓如鹏也无疑给 YZ 的吸引力大大加分，苏岩就痛快地签了 YZ 的合同。

苏岩去 YZ 人事处报到的时候，邓如鹏分配去的塑料厂已经没有计算机对口的岗位了，退而求其次的徐枫所在的化肥厂又根本不招计算机专业的人，最后只好去了炼油厂。报完到苏岩又回了趟家，苏妈妈听说苏岩去了炼油厂，便紧急与徐妈妈联络，听得徐枫的父母说炼油厂也有不少关系不错的熟人，而且效益也是老区几个厂里最好的，才放下心来。

“你就住到我那儿去，跟徐枫也互相有个照应。”徐妈妈在电话里对苏岩说，“让你妈放心！炼厂我有人！”

就这样，苏岩背着行李离开家，来到了 YZ 公司。徐枫比苏岩小三岁，打小就常跟苏岩在一起过暑假，听说苏岩要来 YZ 跟自己作伴儿，高兴得好几天睡不好，今天早早跑去长途汽车站，来接苏岩。



“你怎么不让你男朋友来接你？”坐上一辆面的后，徐枫问苏岩。

苏岩白了徐枫一眼，没回答。

前几天来 YZ 报到的时候，当苏岩说起以后在 YZ 的住处的时候，邓如鹏没有踊跃地提供帮助，还特别理智地说，“你报到的时候，人事处不是说了吗，炼厂有单身职工宿舍，还能没有你的？再说，你表妹不是说，她自己住一两居？”

苏岩无名火起，找了个由头跟邓如鹏吵了一架。

虽然来 YZ 不全是奔着邓如鹏来的，就算自己确实不应该住进邓如鹏家，也确实有表妹把两居中的大间给自己准备好了，可你邓如鹏就不能说句暖心的话吗？

寄人篱下这个词，头一次进入了苏岩的脑海，而且，一旦进入就挥之不去。

“邓如鹏那家伙有什么好？”徐枫说，“除了个子高点，长得还行，家里条件不错，人就像根木头。”

“你妈说了，你找对象的时候，让我给把着关。”苏岩说。

“你别照着邓如鹏那标准给我把啊！”徐枫声明。

“你什么标准啊？”苏岩好奇。

“你管好你自己就行了，还真给我把啊？！”徐枫对苏岩一向长幼无序，除了称谓上管苏岩叫“姐”以外，态度、言辞从来都把苏岩当妹妹一样。

苏岩也不介意。

在苏岩眼里，徐枫是个难以理解的人，她的想法总是出乎苏岩的意料，有时甚至有点儿愣头愣脑的，一起做事总是分歧百出；这一点，据苏妈妈说，是有点儿随徐妈妈的；但徐枫为人大方仗义，不拘小节，一起玩儿倒是舒服自在，所以这也是苏岩没有抗拒与徐枫同住的原因之一。

来到 YZ，虽然有诸多客观原因，比如邓如鹏的鼓励，母亲的认同，徐妈妈和徐枫的保证，但也有苏岩自己的原因，她虽然向往北京的拼搏生活，但具体到生活细节上，其实是有点儿怕去北京、上海这样举目无亲的地方，一切靠自己从头开始，想想都胆寒，也因此她常常被徐枫笑话胆儿小。

徐枫家的老房子在化肥厂的第一生活区，四层砖楼的二楼，格局也是老式的，小小的厅，两个南向的卧室，地板砖年头久了磨得褪了色，其中一间有个封好的阳台，楼前楼后都是高大的白杨。



“我妈说，让你挑一间，你大，你睡大间吧，我把柜子也给你腾出来了。”到了家，徐枫把苏岩的行李直接放到大些的卧室里。

苏岩四下里转了转，对徐枫说，“真不错，家当挺全的，就是厨房空了点儿，你平时怎么吃饭的？”

“上班就吃食堂，下班就在外面吃。往西走，医院门口，早晚都有卖吃的挑子。”

“你妈说，你现在开始倒班了？”苏岩一边往外倒腾行李，一边跟徐枫聊天。

徐枫端出一半西瓜，上面插了两个匙子，“冰箱里没喝的了，咱们吃西瓜当喝水吧。”

“烧点儿水啊！”

“多热啊，还烧水！再说，我也没有烧水壶。”

“买一个啊，这是必须的；有暖壶吗？哎呀，早知道我把我学校那把暖壶拿来，刚换的瓶胆。”

“行了行了，我呆会儿去买吧，还把你学校的暖壶拿来，不是那种铁壳的？难看死了。”

“你知道什么叫好看？你看你那屋，乱得像狗窝一样！像小姑娘住的房间吗？哎！你跟我们宿舍有个同学一样，看着挺体面一小姑娘，住处就乱得睁不开眼，她那床，堆得满满的，晚上睡觉都没地方，得刨个窝才能躺下去。”

徐枫哈哈大笑，苏岩挖了两口西瓜塞进嘴里，接着问，“问你呢！你妈说你开始倒班了？”

“倒了一个月了，培训了两个多月，六月份就下车间了。五班三倒。”

“什么叫五班三倒？”苏岩好奇，放下手里的活儿，跟徐枫面对面坐在地上，挖西瓜吃，听她解释。

“就是第一天白班，第二天白班，第三天副班，第四天、第五天连着两个四点，第六天一个零点，第七天再一个零点，第八天、第九天、第十天连歇三天，到第十一天就又是下一轮的白班了。”徐枫边吃边说。

“四点？零点？”苏岩更不懂了。

“姐你怎么什么都不懂？白班，就是早八点接班，下午四点交班，四点，就是下午四点接班，晚上十二点交班，零点，就是半夜十二点接班，早上八点交班。”

苏岩想了想，总算明白了，“哦，车间里是这样上班的啊，我以为都跟我爸妈似的，早上七点半上班，中午十一点半下班呢。那四点，零点，都睡不



“我倒没啥，本来睡得也晚，啥点儿都能睡着。”

“这倒是！你在我家那时候，要是不叫你起床，你能一气儿睡到下午。哎，你现在工资多少了？”

“三百多点儿。”

“那么多啊！真不错！”苏岩心生向往，“不知道我能拿多少钱。”

“我们车间也有大学生，我看工资条了，跟我差不多，好像就是岗位工资比我多点儿。你听说了吧，大学生分来头一年都要下车间实习，倒班。我们车间那两个大学生，就是去年毕业下来的。”

“不知道。”苏岩老老实实地问。

“姐，我觉得你念书念呆了。”徐枫老大不客气地说。

苏岩无言以对，徐枫现在对这个现实社会确实比自己了解得多，而自己熟知的C语言、数据结构，徐枫自然不懂，可是，听起来，下车间实习应该也用不上。

“我爸说了，托人了，到时候给你挑个好车间，奖金高的。你明天不是要去炼厂人事处报到？报完到你去组织部，找一个叫李炳亭的。”徐枫嘱咐。

苏岩翻出一个小本来，把名字记下来，然后看着徐枫，等她继续说，“李叔叔跟我爸是老乡，以前老来我家吃饭，我认识，是组织部的干事，兼司机，他跟炼厂劳资处有关系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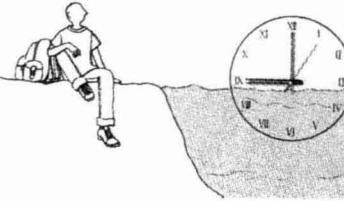
这些机构的名字已经把苏岩搞晕了，不过，如果问出来，一定又会被徐枫当书呆子笑话一番，迟疑了一下，苏岩把问题咽了下去。

电话响了。

徐枫一个高儿蹦起来，跑去接了电话，说了几句话，然后叫苏岩，“姐，大姨找你！”

“糟了！光顾跟你说话，我跟我妈说，到了给她电话的。”苏岩接过电话，苏妈妈的高嗓门离话筒老远就能听得到，“到了怎么不打电话过来？！说几遍都记不住！你跟徐枫别胡闹，好好报到好好上班好好表现！有事儿你们姐俩儿商量着办……”

苏岩连声答应，徐枫在一边做鬼脸。



## 2 怎么真的上了班，就觉得步步难呢

晚上，邓如鹏来了个电话，苏岩本想再跟他斗斗气，但他话里话外就像前几天那架根本没吵过一样，苏岩虽然心眼小点儿，但并不记仇，哄几句就忘了自己的埋怨，答应去车站接邓如鹏，领他来自己的新住处认认门。

邓如鹏家住在新区的生活区，离化肥厂生活区有半个小时的车程，徐枫今天上四点不在家，苏岩独个儿闲在家里没事干，邓如鹏要来，苏岩就很开心，晚上的时光总算有了打发的办法。

“苏岩你又白天游泳了吧？怎么好像黑了？”一见面邓如鹏就说。

苏岩拧了他胳膊一下，他夸张地惨叫。

“以后，不许说我黑，只能说我不白！”苏岩警告邓如鹏。

邓如鹏嘿嘿笑，“在我地盘上，你还敢这么欺负我！”

一说到这地盘，就说到了苏岩的痛处。她安静下来，想起自己这几天一直挥不去的寄人篱下的感觉。

“怎么了？我又说错话了？”

“小邓子，你还真说对了，这是你的地盘，不是我的。”苏岩说，“你还记得咱们刚进校那会儿的感受吧？特别想尽快融入校园那个环境，特别想让大二的、大三的那些师兄师姐认同咱们？我现在就是那种感受。觉得自己是外人，即使我再努力，你们还是有可能不认同我，所以心里就没有安全感。”

“别啊，你都落户过来了，还不是你地盘？区别不过是我是老生，你是新生。咱俩谁跟谁啊，就别客气了，我的就是你的，你的就是我的。”

苏岩觉得邓如鹏没重视自己的安全感问题，不过还是被邓如鹏逗乐了，“切！共产主义了吗？把你刚买的游戏机先拿给我共产几天！”

“没问题！咱们先在小范围里把共产主义提前实现了再说！”

苏岩笑了，心想，去它的安全感，有邓如鹏呢！难怪他一直说自己想得多，大概，自己是想多了。

报到的过程很复杂，炼厂的厂办大院有三幢楼，苏岩从人事处跑起，上上下下腿都跑细了，总算把手续办完了。下一步的安排，是从明天开始，去教育处参加新职工培训。



## 不能停止的脚步

苏岩看了看表，已经十点多了，她想了想，翻了翻随身带的小记事本，打算去拜会一下徐爸爸知会过的李炳亭。

组织部？在哪儿？搞这么些莫名其妙的部处干什么？

苏岩挠挠头，正在犯愁，迎面走来个男的，步速很快但步子不大，一身得体的西装，头也梳得油光水滑，个子不高但显得很体面，作为一个男人，长得有点儿过于漂亮。

“迷路了？”他居然停下来，问苏岩。

“啊？啊！”苏岩反应一向慢，“我找组织部。”

“跟我走吧。”他径直走进厂办大院的主楼，“新来的？哪个部门的？”

“不是哪个部门的，”苏岩说完又觉得自己这话很无厘头，“我是新分来的，刚报完到，要去组织部找个熟人。”这样解释完，苏岩松了一口气。

“组织部找谁啊？”那男人带着苏岩上到三楼，停下来问。

“李炳亭。”苏岩响亮地答道。

“哦。”那男人应了一声，指指楼上，“组织部在五楼，上了楼往右拐，老李应该在505。”说完，他拐进走廊里，消失了。

苏岩对着他消失的方向喊了声“谢谢！”，然后一边心怀感激一边往五楼跑。

李炳亭不在505，苏岩不甘心，在走廊里来回晃了一会儿，发现这一层除了有自己刚来过的人事处，还有组织部、宣传部两个部门，十几个办公室，每个办公室都开着门，除了标明是“部长室”、“处长室”的几个房间。领导嘛，总是有些隐私的。

苏岩晃来晃去终于引起了办公人员的注意，宣传部走出一位中年妇女，个子不高有点儿胖，不知怎的，苏岩觉得她有点儿像母亲，至少，是一种类型的人。

“你找谁啊？”她问。天哪，连口音都有点儿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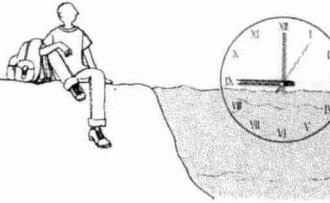
“我找李炳亭。”苏岩的胆子立刻大起来。

“他出车了吧，”那位中年妇女说着，一路冲组织部走过去，直接推开部长室的门，“老赵，老李呢？”她的嗓门也很大，苏岩觉得她比徐妈妈更像母亲的姐妹。

苏岩在后面敬仰地看着她连部长室门也不敲就直接推开，太厉害了。

“在党办，送季报去了。你找他？”组织部另一间办公室里有人高声回答。

“你等他一会儿吧，一会儿就上来了。”她带着苏岩走回到宣传部，想了想，又示意苏岩跟着她下楼，“我带你找他去。”



苏岩感激得不得了，一个劲儿地谢她。

李炳亭正在党办与秘书闲聊，被这位中年妇女直接叫了出来，“小姑娘找你，等你半天了。”

李炳亭瘦瘦的，看年龄三十出头四十不到，苏岩犹豫着不知叫他什么好，叫叔叔？他看着跟父亲不是一辈的，叫大哥？他又老了点儿。

苏岩只好跳过称谓这一难关，直接把徐爸爸搬了出来，说明来意。

“熟人的外甥，也是老乡，刚分来的大学生。”李炳亭对那位中年妇女说，“老林你怎么这么热心呢？替你儿子看中了？”

虽然苏岩能看得出，李炳亭是在开玩笑，但还是红了脸。

“你别胡说八道！”那位被称为老林的中年妇女拍打着李炳亭。

“这是宣传部的林师傅。”李炳亭终于正式介绍。

对啦，工厂里都叫师傅的！苏岩松了口气，再不用为怎么称呼他们发愁了。

“林师傅。”苏岩恭敬地叫道。是真的恭敬，这位林师傅如此热心，又如此慈祥，直让苏岩觉得无法报答。

林师傅挥挥手，走回宣传部的办公室里去。

“报完到了吧？”李炳亭带着苏岩回到他的办公室。

“报完了。”

“下面是怎么安排的？”他翻看着苏岩的档案收据。

“要培训两周，然后再下车间。”

“都是这样，下车间意思意思，很快就上来啦。关键是上来以后想去哪儿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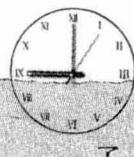
苏岩拿不准李炳亭这样问的意思，是意味着自己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吗？

“我是学计算机的，只要用得上计算机编程的，我都能行的。我听说，炼厂有信息所，情报所，研究所，设计院，我觉得我都没问题。”苏岩大着胆子说，心里庆幸事先做了点儿功课，至少知道炼厂有哪些技术型单位。

“设计院肯定不行，人家只要化工设计的。”李炳亭摇摇头说，“你这个专业，最好是去情报所。不过，情报所可不容易进，那是太太们呆的地方，我帮你问问研究所和信息所吧。”

苏岩有点儿沮丧，这李炳亭二话不说，先把两条路堵死，是什么意思呢？苏岩很想追问一下，但却不知道从何问起。

“先下车间吧，我有信儿了会告诉你，放心吧，老徐跟我多少年的关系



了。”李炳亭总算说了些让苏岩宽心的话。

“我跟人事处先打个招呼，实习就去一分厂吧。下边车间那些人，都是些粗人。一分厂风气好一些。”

苏岩大力点头，表示明白李炳亭的苦心。

“工作了，是个长期的过程，慢慢来吧！”李炳亭站起来。

苏岩看出他送客的意思，十一点多了，他们要下班了吧。

“谢谢李师傅，”苏岩鞠了个小躬，“那我先走了，一分厂那边就拜托您了。”

李炳亭打了个哈哈，送苏岩出了门。

下了楼，苏岩就特别沮丧，觉得自己表现得不够好，不够成熟，但更让苏岩沮丧的是，那些客套的话从自己嘴里说出来，自己都觉得别扭，不知道李炳亭会怎么看自己，如果他对自己没信心，可能就不会尽心尽力地帮忙了吧？

苏岩觉得有必要跟徐爸爸再联系一下，让徐爸爸跟这个李炳亭再亲近一下，给自己说点儿好话，把自己不好意思说出口的那些要求再重新提一下。

苏岩一边走一边想，在学校的时候天天盼着上班，挣钱，怎么真的上了班，就觉得步步难呢？接着念研究生，现在看来，还真不错，念书只要自己肯努力就行了，这上班，首先是得有机会努力，一下车间，自己的计算机知识全白搭，想努力都没机会了。

想到这儿，苏岩停下来，叹了口气，连继续走路的心气都没有了。

回到家，徐枫已经活蹦乱跳地等着苏岩回来，早晨苏岩离开家的时候，她睡得人事不省，苏岩只好留了个纸条给她，说明自己的去向。

“咱们去吃午饭吧。”

“家里有什么菜？我来做吧。”苏岩挺喜欢做饭的，但喜欢是因为可以试制各种口味，跟做化学实验一样，所以虽然做得不少，但手艺不见长进，做来吃去还是那几道家常菜，试验品最后通常是倒掉，白白浪费了材料。

“这么热，还开火，别浪费液化汽了。咱俩可换不动液化汽啊，要换你去找邓如鹏来。我回来一直就这一罐，没换过。”

“阳台上不是有换汽用的小拖车？一满罐汽多沉？六十斤？咱俩抬不动六十斤？”苏岩跃跃欲试。

“也没菜啊，得等星期六了。”徐枫拉开冰箱，“你看，就剩一个馒头了，



还有榨菜，要不，咱们吃冰棍。”

苏岩不甘心地在冰箱里翻了一气，给了徐枫一脚，“连个鸡蛋都没有！你可真行！走吧，你带路。”

午饭选在不远处的一家小面馆里，两个人各点了一碗凉面，要了个拍黄瓜。

“邓如鹏昨天来了？”徐枫笑嘻嘻地问。

“嗯，你怎么知道的？跟你说多少回了，叫哥，鹏哥。”

“我看见男式拖鞋被拿出来了啊。”徐枫压低声音问，“姐，你说老实话啊，你们那个了没有？”

“哪个？”苏岩怪叫，“你小孩子家家的，问这些干什么？”

“充什么大人啊？！你不就才二十一！”徐枫随即坏笑着说，“我就是问你们亲过嘴没有，你想到哪儿去了？”

苏岩白了徐枫一眼，埋头吃面。

“我跟你说啊，我们技校同学，都有打过胎的了。”徐枫小声说，“还是我陪着去医院的呢，男的是她实习那个车间的。”

“什么乱七八糟的！这关你什么事？以后这样的事你少掺和！光荣吗？”

“那是我姐们儿，我们在技校住一个宿舍的。”

“一个宿舍好几个人，就跟你好的那个干出这事来，你看人啥眼光啊？”

“不干她的事儿！是她车间那男的不好，而且过后就不认账了。”徐枫忿忿地说，“姐，你可得小心啊！”

苏岩哭笑不得，“徐枫你脑子进水了吗？我小心得着吗我？我跟邓如鹏就是处朋友，离让你担心的还远着呢。”

“处朋友就有步骤啊，拉手，抱抱，亲嘴，然后就那个了。”

“你看！”苏岩抓住徐枫的小辫子，“你说的那个还是那个！还说是亲嘴！你倒知道得挺详细啊，怎么着，也开始实习了？到哪步了？”

“我才没有呢！我不结婚，也不谈恋爱！我有我的理想！”徐枫的态度十分坚决。

“你的理想？你有啥理想？”

“我让我妈汇钱来，我准备买个录音机，英语磁带我都借到了，我准备学英语，然后学销售，以后挣钱。咱们厂里，最挣钱的，就是供销的。”

苏岩觉得头大，“早几年上学的时候你放着英语不好好学，天天想上班，现在想起来了！销售？销售是那么好做的？好多事儿，我觉得根本就不是一学就会的。比方今天，我去找那个李炳亭了。”



“怎么样？他怎么说？”

“我觉得还得让你爸再活动活动，我觉得他就那么客气地一说，根本不是打算上心帮忙的。”苏岩把今天上午的情况大概描述了一下。

“没问题！咱晚上就给我家打电话，我跟我家说好了，我拨通电话，然后挂断，他们就给我打过来。”

“唉，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你爸说，就像今天，我跟李炳亭说话的时候，就觉得我说话说到点儿上，他就只把我当小孩子，根本就是敷衍我。这就是我刚才说的，有些事儿，不是一学就会的，像这个说客套话啊，人际关系啊，我就最不擅长了。”

“我擅长啊，所以我准备攻销售。在车间倒班，什么时候能出头？那两个钱，我一个月都不够花！什么时候能攒十万块钱？”

“十万块！”苏岩倒吸一口凉气，“你真敢想！你要十万块干吗？”

“我要是有十万块，我就退休！”徐枫说。

“这叫啥理想？！退休是理想吗？”饭吃完了，反正没什么事，姐俩儿索性继续坐着聊。

“我妈为啥现在还那么累？就是因为钱没攒够！要是我妈有十万块，早退休了！”

“那是因为你一直花她的钱！”苏岩嘲笑徐枫，“你妈说，每个月都得帮衬你！”

“我要是挣得多了，就不用我妈的钱了啊。”徐枫理直气壮。

“你想要录音机，为啥不自己攒钱买？非得跟你妈伸手？”

“我自己攒，啥时候才能攒够啊？那不是耽误学英语吗？时间不等人的！”

就像每次跟徐枫聊天一样，苏岩每每都能被徐枫的逻辑闷得说不出话来，想了一会儿，苏岩站起来，“结账！结了账我告诉你我对你的做法的态度。”

徐枫立刻把账结了。

出了饭馆，徐枫追问苏岩对她的理想以及为理想付诸的行动计划的看法，苏岩做深思熟虑状，然后说，“我觉得吧，你那就是狗屁逻辑！”说完，掉头走了。

徐枫也不恼，追上苏岩说，“姐你等着瞧吧！”